



小富外集上

卓錫校年 考初改臧

書有誤
寧改涉
勿挖補

小畜外集序

或謂言不若功之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於
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
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
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必資乎言較
于事為其貴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
若乃德與功備文備於道嘉謨讜論見信
於時立遺風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

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禮部尚書鉅野

王公有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

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為唱酬

之友及策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為其女

章借太宗皇帝既已知名命名試中書宸

華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奏扁

稱善自大理評事權右拾遺直史館賜緋

魚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士俾公



官醞招閑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好傾

何

公

尚

日

面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月當徧天下
 一日侍宴瓊林宣至膝前願謂宰相曰王某
 一朝名士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
 謂遭知遇之主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
 館至陟禁林知無不洩入則以告 兩朝廟
 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以忠亮待之士論以
 公卿薦之然而襟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
 行已不為時屈上知其然使宰執喻旨

卷第
 十一

戒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已三坐左官
 皆以直道因作三黜賦以自見有不屈於道
 自請何虧之向以其見於行事之深切者也
 雍熙中杯胡內侵邊警公援漢文君臣
 卑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
 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
 罕亢奏者乘輿服御暨紫雲之巧之技
 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已先稍贖尸素之

官職初開容籬畔金英尚有餘

罪在 奉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虜
好教季遷為請後議減冗兵吏以寬
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儲艱難遂
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害增州郡
武備以防窺竊推大官洪範以弭災變皆
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未幾臨漢講和平夏
對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幣多公先識
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為明者也

前後之直而掖一入翰林辭諾深純得
裁成制誥之屬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

文端拱箴切廟上躬待漏院規警時宰

上三隄貝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

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盛代議論書

序理極精微詩歌贊頌義舉比興雖在

燕閒或罹憂患比有論換未嘗空言以其

紀事述志之尤著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

官職招開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以于
 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為施于當時豈
 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
 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而為文章
 着見于後者也公之止也 天子嗟悼賜家
 卹後恩踰常比嗣子嘉言擢祥符進士
 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
 曾孫汾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

仁宗閱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
 未幾考課少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
 為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
 以見文學行誼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
 不朽之言信于是矣公之屬僚晚年手
 自編綴集為三十卷之命各小畜益以取易
 之懿父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
 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三十卷五代史

官醜招閑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闕文一卷并行于世而遺文隨簡尚多
 散落集賢君購尋爽類又得詩賦碑
 誌論議表書凡二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
 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嘗學舊史前
 言往行多得其詳詳見咨序引久不
 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
 格摧弱淪于鄙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
 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

振斯文根源於六經枝派于百世氏所
 偽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乎道後之秉筆
 之區士學聖人之言由滿牆而踐空室與

繫公為之司南也集賢君力學名家
 克大門洞振其絕業傳于無窮又足
 以繼紀事述志之美也不其偉與

王黃州小畜外集二十卷曾孫
 汾所編併溫陵蘇魏公頌作序

官職招開客錄呼金英尚有餘

好傾

其書罕傳于世乙未冬日從余看
蕭客借得點宋抄本係萬啟
源自崑家藏僅存七卷至十三卷
共七十六卷前後并有湖葉余若
嘗假桐鄉汪氏本校勘殘泐與此
符右不知海內尚有全書否也魏
公序見存集六十六卷錄後編首
侯瀆者有所為焉丙申三月枚庵漫士翌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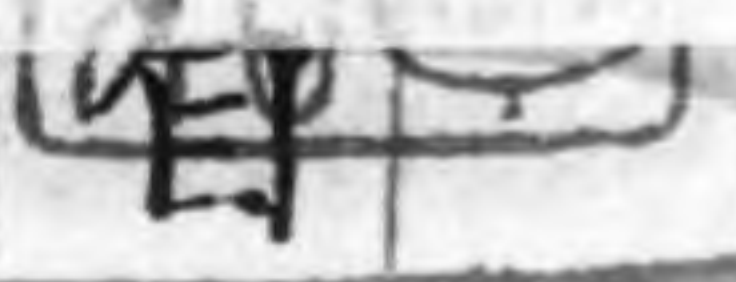
書

不知鳥玉谷山下可似山
丁酉夏日遷把任學士就序傳
鈔校定數字

明代何人為薦雄專城猶與眾人同徒聞清政如黃霸尚
借緋衫似白公我有金章知是忝君無銀棹信為窮詩白公
亦不貧長隨不須厭見隨車雨歲晚當期五穀豐

又和仲威謔成口號以代優人之句

就轉專城喜氣舒開筵應待雨晴初又淹駁正春坊幸為
重循良刺史車事簡郡齋唯檢藥夜長鈴閣只有書好傾
官醞招閑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曉嵐四兄以所藏王黃州小畜外集屬為點
勘時汾陽曾慕堂兄欲為開錄也今十年
矣慕堂已下世迄未就刊方細携其原本至
濟南始為重寫一本校改訛字仍歸於
曉嵐齋中并識於此

乾隆壬子冬十二月十日八翁德誠



卷第...



負穠華一句無

不知鳴玉谿山下何似仙娥水石間免被

桃

開自落隱商山

鳴玉谿忠州木蓮花生處

和仲咸除知郡後雨中戲作見贈

明代何人為薦雄專城猶與衆人同徒聞清政如黃霸尚
借緋衫似白公我有金章知是忝君無銀榼信為窮白公詩云
銀榼長隨亦不貧不須厭見隨車雨歲晚當期五穀豐

又和仲咸謔成口號以代優人之句

就轉專城喜氣舒開筵應待雨晴初又淹駁正春坊筆為
重循良刺史車事簡郡齋唯檢藥夜長鈴閣只看書好傾
官醞招閑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移入官舍偶題四韻呈仲咸

賃舍喧卑謫宦情同年邀我住公庭不離鍊藥煎茶屋便
坐吟詩看雪廳苔暎乍行侵屐綠竹窓初卧滿床青使君
公署雖宏敞未見南山翠似屏副使公宇
比對山

仲咸借予海魚圖觀罷有詩因和

偶費霜縑與綵毫海魚圖畫滿波濤楮床難死慙龜殼把
酒狂歌憶鱗螯鮒蚱脚多垂似帶鋸魴齒密利如刀何當
一一窮真偽須把千尋鐵網撈

贈商洛龐主簿

織女溪前貧主簿仙娥峰下舊詞臣久棲枳棘方茲困謾
帶貂蟬不是真七里商山雲簇簇一條舟水石嶙嶙秋來

魂夢應相似同是帝城東畔人

詩

商州進士張齊說將赴春闈以讀別馮中九
馮君酬和予亦次韻繼之

風雪騎驢去入關試期難伴貳車閑桃花好躍三門浪芝
草休尋六里山錫宴吟春爛漫舊房從鑠石孱顏明年
得意歸來日不見麻衣泣玉斑

再賦一章用仲贈別

七榜御前搜俊造商州終未識遷鶯可憐白屋孤寒士更
住深山寂寞城獨跨蹇驢雲外去仍攜稚子雪中行生有
子年

十三無家利
託挈之而去散官不敢將書薦空解吟詩說姓名
仲咸見予一百六十韻詩相贈因以四韻答

之來詩云筭來是風騷李杜壇

勞將詩什比兵權兵數雖多氣不全烏合師徒空百萬虎
賁精銳只三千揚鑣正突漁陽騎避箭甘回赤壁船若許
英雄君與操更當劇勵整素鞅

次韻和仲咸感懷貽道友

莫問窮通事若何遇花逢酒且狂歌人情易逐炎涼改官
路難防陷穽多只合收心拋世網不須推命說天羅如今
玉石休分別免被無辜刑卞和

好齊生死與窮通古往今來事略同軒后謾留燒藥鼎漢
皇虛築望仙宮鑑中容鬢看看老夢裏榮枯旋旋空不逐
冥鴻天外去可憐焦爛撲燈虫

次韻和仲咸對雪吟三十韻

靜對春天雪時烹月俸茶副使俸唯茶一色久閑便平澹薄漸老

厭諠譁徙倚終朝看溟濛向曉加應同頭上髮復亂眼中

花光暝侵燈閣聲繁拂竹斜東風吹片片北戶積些些最

豁三農望勻淹百草芽潤勝天上霜媚掩日邊霞使筆應

先紀豐年的不賒舞縈農叟袂飄逐使君車善政商於郡

優閑副使家酒錢隨分有詩筆且須誇岸灑泉聲好公署南即

丹園滋薺色嘉商於地腹無心思北闕有興讀南華地隱

商於洛山縣楚與巴南山東入楚拖腸甘似鼠盡足不爭

蛇有疾如原憲無才敵景差一云力何反由來叩寂寞全

勝事驕奢世態誠堪笑前賢亦可嗟絳侯憎賈誼白傅怨

景差原憲
已押入麻部

王涯白公始右贊善敗江州刺史時王涯為中書舍人上

及聞甘露事賦詩云當君白首同歸宣室終前席潯陽暫

種畬茅白公江州詩云歸升沉常自得消息一何佳自顧曾

傷翼甘同不食瓜但全螻蟻命敢鬪虎狼牙竹箭天生直

潢汚地本窪敢云求富貴且免奉姦邪夜黑燈燒樺商州

多燒樺燭朝飢飯帶砂尚慙紆紫綬豈望署黃麻親壽高如鶴

兒嬌語似鷓時時傾一酌聚口笑哈呀

春日

門冷官閑似死灰人言今日是春來猶殘舊賜銀幡勝且

向山州當酒杯

問四皓

四塚纍纍豈是仙避秦安漢道空全紫芝探處應辛苦何

似腰金食萬錢

代荅

何必駮鸞上五雲由來吾道貴全身君看白日冲霄者多

是偷桃竊藥人

和仲咸杏花三絕句

莫道商山節候遲曉來簾外半空枝明朝落盡無蜂蝶冷

暖人情我最知

堦前已見三分落枝上都無十日繁誰伴多情王副使吟

詩傾酒與招魂

老去對花多感嘆春來酒少康寧也知此事終無益免

被漁人笑獨醒

知州廳杏花昨日爛漫錄事院今日零落唯
副使公署未開戲題二韻

知州宅畔繁如雪錄事廳前落似梅副使官閑花亦冷至
今未有一枝開

放言詩

元白謫官皆有放言詩著於編集蓋騷人
之道味也予雖才不侔於古人而謫官同
矣因作詩五章章八句題為放言云

首章
載正

集今餘
四首

榮枯禍福轉如輪幽闇難欺有鬼神天上若無司報者世

間爭向不平人夏蟲莫恠冰壺色秋隼休猜月窟身吾道
斯文如未喪且憑方寸託穹旻

賢人雖學心無悶君子須知道自消德似仲尼悲鳳鳥聖
如姬旦賦鴟鴞看松好待嚴霜降試玉宜將烈火燒青女
祝融如不黨願分頑石與山

人生唯問道何如得喪升沉總是虛寧可飛鴻隨四皓未
能魚腹葬三閭傳巖偶夢誰調鼎彭澤高歌自荷鋤不向
世間爭窟穴蝸牛到處是吾廬

靜筭人間事偶然窮通未必在穹玄闕從白馬欺來度赦
被青蠅暗裏傳禁樹罷吟紅爛漫江離且詠綠芊緜放言
詩什誰堪贈焚贈微之與樂天

海棠木瓜二絕句 并序

上維郡西百步有郵亭亭植海棠一株花甚繁麗又有木
瓜數十本清明前二花競開如較勝負言其艷則木瓜差
劣矣言其華而實則海棠宜有慙色木不能言戲為贈荅
豈惟自適亦取諷于有名無實者矣

海棠贈木瓜

我向商山占斷春風流還似錦江濱群花自合知羞耻莫
對西施更數顰

木瓜荅海棠

莫誇顏色鬪扶疎穠艷繁香總是虛看取衛風詩什裏只
因投我得瓊琚

春居雜興 二首元四首
二首在正集

閑寫新詩十數篇曉來鋪向竹窓前無端鶯子欺人睡故
落春泥汚綵牋

一夜春雷百蟄空山家籬落起蛇蟲無端虹蚓爭頭角觸
破莓苔氣似虹

哭羅三 二首元五首
三首在正集

故署著作郎直史館羅君諱處約字思純僕之執友且同年
生也以淳化元年十月擢館自僕謫宦商於往往入于夢
寐悲感之思見之于詩

生死雖殊道義存曉來襟袖有啼痕只應知我方憔悴時
向商山入夢魂

同試五題為縣吏共求三字作詞臣僕早歲與思純在蘇州同為縣令每日私試五題約以應制必取兩制官西垣謫宦何須恨若比羅僕偶塵忝而思純賈志以終三是幸人

仲咸以予編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贈依韻和之

詩戰雖非敵吟多偶自編齊強侵北鄙許賄敗取守東偏春秋

侵我北鄙又鄙許奉許叔猶恨多虛日何妨且繫年予

居于東偏蓋喻許之強弱始及百首和龍媒難趣逐駕駕賴驅牽拙句傳非夢雄詞

縱自天一嘲花灼灼再詠鴈翩翩白雪終無繼洪崖謾拍

肩駮鸞元在漢墮鼠不成仙研發鋒鋌利衡誠勢力懸石

因良玉潤裝借錦衣鮮糠粃豪家笑鋤羹古味全虎鹽宜

燕享合猴棘謾雕鑄我筆非江氏君才比孟望望豈勞開舊旆

早洽步花磚重甚連城壁精於選選錢西江聞祖德馮定

送客詩文南國許名賢仲咸近夜閣調琴月秋堂煮茗

煙淡交輕勢利孤達鄙榮遷媚挹懷珠水幽聽噴玉泉謫

居叨屬和都志命迢迢

仲咸以一秋苦雨兩日忽晴以四韻見寄因

次元韻兼紓客情

愁霖百日思低迷昨夜星辰似舊時稼穡已傷憂客計津

梁全懷怯歸期丹河浪減沙痕漲錦嶺霜晴月影遲喜霖

未遑抽賦筆勞君先惠碧雲詩

唱和暫停霖淫復作因書四韻呈仲咸兼簡

宋從事

山雲漠漠雨霏霏正是騷人唱和時
謫宦慙無賈生賦愁霖合有謝公詩
已妨步月塵凝榭是歲中秋夜雨恐誤登高菊滿籬
且喜賓筵得同道不為篇什欲何為

次韻和仲咸送池秀才西遊

夏課時成又旅遊離離秦樹葉驚秋
青霄路在何難到白雪才高豈易酬
幾處讀碑尋野逕共誰沽酒上高樓
商於遷客曾如此繫滯空思十二旒
予未第前客遊十年矣

與方演寺丞覓盆池

謫宦門墻冷似村看山廳下露莎繁
涵星泳月無池沼請致泓澄數斛盆

仲咸因春遊商山下得三恠石輦致郡齋甚
有幽趣序其始末題六十韻見示依韻和之

詠盡千峰雪吟行六里春布多成暇政方稱
好閑身物得

商山下形如震澤根初期穀城叟乍遇魏榆
神固異它山

石還同似玉珉繞看猶汨沒斷見漸駘茵
草擁才抽甲煙

封幾得辛陰陽家流謂一歲為一度得辛綠藏苔漠漠青亂葉
蓊蓊蛟蜃

渾疑活琳琅勢逼真杖敲清有韻衣拂瑩無塵
起似生徐

甲扶如醉伯倫知吾憐磊落吾代仲咸言移爾出荒榛
留滯誠

為久遭逢蓋有因勝鑄墮鵲印喜過駭鷄
玲珍齊列幽齋畔

休藏古澗濱未邀耽酒客也自謂先對抱琴人仲咸好琴
帶蘚形

雖瘦穿交氣已振一自非懷峭絕安得免
沉淪月影無雲

夕煙姿有雪辰參差光互動高下勢相均樓待同嘉士搜
求等雋民擇勞拂拭感遇似陶鈞撫惜情如舊裝添景
自新窓風聲淅淅簷鳥語欣欣映合移紅藥遮須翦綠筠
使君安置後勾我往來頻捫撲閑垂袖俛挨醉脫巾海山
豈華岳小嶙峋鷺毳瑩如霰蝸涎曳似銀峰巒輕菡
蓄雕琢笑麒麟雨霽嵐光滴春晴黛點勻鼎分聊自得芝
秀好相親宋隕知難及秦鞭似弗仁無瑕收作寶不速敬
如賓仙掌憐應拔山眉妬亦嘖罇開青虎眼痕駁黑虬鱗
恠隱深難測神驅恐不遵倚多涼透骨卧近冷侵茵蹙縮
迴蛇尾谿訝齧獸脣雲孤堪結伴松老合為隣對恥風標
俗題愁格力貧玉堆深媿白復公太湖石詩錯落黛潑不

盧杞

經校本作

石飲酒

我為還應直萬緡會看其錯路競愛酒忘利若刀懸蜀

危於閣聳陳一拳終太小五色却非純有泐應難待無言
詎可詢摩挲誇玉立圍繞似環循為匠雖非郢吟詩莫謂
秦須容一上題着舊詞臣

訓仲咸雪霽春融偶題見寄之什

如彬沈彬詩云黛潑千山埋去甘長往移來忽併伸露噴
秋洗髮雲觸曉生津清越時堪叩嵌堂永不磷似龍兼易
擾如虎豈難馴夜檻含星彩晴軒爍日輪三人鐺脚看商
賓客唯副使推一盞甕頭醇三人常飲羅刹迎潮怒干將
官仲咸三人耳

夕煙姿有雪辰參差光互動高下勢相均樓待同嘉士搜
求等雋民擇勞拂拭感遇似陶鈞撫惜情如舊裝添景
自新窓風聲浙浙簷鳥語欣欣映合移紅藥遮頂翦綠筠
使君安置後勾我往來頻捫撲閑垂袖僂挨醉脫巾海山
豈華岳小嶙峋鷺毳瑩如霰蝸涎曳似銀峰巒輕茁
蓄雕琢笑麒麟雨霽嵐光滴春晴黛點勻鼎分聊自得芝
秀好相親宋隕知難及秦鞭似弗仁無瑕收作寶不速敬
如賓仙掌憐應拔山眉妬亦嘖罇開青虎眼痕駁黑虬鱗
恠隱深難測神驅恐不遵倚多涼透骨卧近冷侵茵蹙縮
迴蛇尾谿訝齧獸脣雲孤堪結伴松老合為隣對恥風標
俗題愁格力貧玉堆深媿白白公太湖石詩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黛潑不

如彬

沈彬詩云黛潑千山出蜀來人以為警策

埋去甘長往移來忽併伸露噴

秋洗髮雲觸曉生津清越時堪叩嵌堂永不磷似龍兼易

擾如虎豈難馴夜檻含星彩晴軒爍日輪三人鐺脚看州

賓客唯副使推一盞甕頭醇三人常飲羅刹迎潮怒干將

插土皴沉沉吁可恠瑟瑟比難臻鬪瑩寧饒壁爭年不讓

椿閑書堪試筆醉坐好垂綸何啻為三友白公雙石詩云石雖不能言許

我為還應直萬緡貪看碁錯路競愛酒忘巡利若刀懸蜀

危於閣聳陳一拳終太小五色却非純有泐應難待無言

詎可詢摩挲誇玉立圍繞似環循為匠雖非郢吟詩莫謂

秦湏容一上題着舊詞臣

訓仲咸雪霽春融偶題見寄之什

何為

瓊華消散暖風來多費陽春白雪才守道也知心下樂流
年爭奈髮邊催君愁離別煙花好我待量移翅羽開漸老
分飛更堪惜海棠凋盡始應回來詩云傳語東歸王副
閣也須別却海棠回

和安邑劉宰君見贈

數年侍從立丹墀掌誥長慙格調卑左官久勞青瑣夢歸
山猶負白雲期一生得喪唯憑道千古聲名合在詩深謝
多才遺佳句此身体退是何時

朗上人見訪復謁不遇留刺而還有詩見謝

依韻和荅

湯休訪我我重尋獨叩松關絕好音滿袖塵埃回俗步一
鑪香火隔禪林偶留刺字情非淺忽枉詩章思更深猶喜

謫官無吏役往來從此伴閑吟

次韻和朗公見贈

朗公少年曾遊荆
湖識虛中齊已

朗公垂老尚吟詩曾泛三湘看九疑欲問勞生心擾擾強
酬佳句思遲遲紅塵無味碧嶂携僧自合宜共待

中條山有雪寺樓吟盡更同誰

鹽池十八韻并序

鹽池之大古無題者有城都長安河東為近輔地實屬焉
名人奇士遊者多矣遷都建郡已來亦在千里之內凡所
臨蒞率皆儒臣竟無一辭以紀勝槩天寔惠我使之補亾
淳化四年孟夏月始自移于解梁會宗人太常博士
且領池事遊覽之際憤然成章章三十六句雖不虞於

朗

原抄本如此
是字板避諱

前輩豈敢誣于後生人或繼之實自予始

極望似江沔漫漫起素波雨池泉不竭萬古利還多場吏

輸年額畦丁奉月課平收時車併載種處地先磨碎顆珠

凌亂乾聲玉切瑳岸平開雪苑渠添拆銀河衆鵠齊翔舞

群羊自寢訛本源皆瀉滷異端亦鹹醴沫訝浮鷗鷺津堪

漬蚌螺煮勞輕渤澥煎苦笑牴牾雨打重歸水菴盛更覆

蓑鹽風吹作片烈日曬成切海末知難及蕃青不的

過惠人食罔闕均口賦無頗涿鹿城雖近蚩尤血若何世

傳皆云鹽池是蚩尤血又有史傳不載鹽池水有時一如一有時紅爛漫是處白差

峨潤下終資國靈長任酌蠡江梅須待我金鼎始能和

賃宅

萍流匏繫任行藏惟指無何是我鄉官只拋紅藥案僦

居猶住玉泉坊白公渭北眠村舍杜甫灤西賃草堂未有

吾廬莫惆悵古來賢達盡茫茫

題滁州懷嵩樓唐李衛公守滁州日建

昔是優賢地今為省過州非賢亦非過醉卧懷嵩樓

次韻和史館丁學士赴闕書懷見示

清夜哀吟敵曉鷄行藏無玷白於圭陽春寡和人傳郢肉

味都忘子在齊絕俗文章終遠大循資班列暫卑棲看君

更刷鸞皇翼一舉方知鸞雀低

接次韻和丁學士途中偶作

淮海豐登樓帝畿家家耕破舊荒陂乳牛引犢精神健野

叟携孫鬢髮哀河市妓翻輕箬袖社筵人插小紅旗憑誰
畫取村田樂盡使憂民聖主知

出守黃州上史館相公

出入西垣與內廷十年四度直承明又為太守黃州去依
舊郎官白髮生貧有妻賢須有祿老無田宅可歸耕未甘
便葬江魚腹敢向台階請罪名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七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八

雜文

海說

拾簡牘遺事

諭交趾文

弔稅人場文

續戒火文

雙鸚誌

詛掠剩神文

單州城武縣行宮上梁文

海說

凡物有納者必有所出海吾見其納也未見其出也然則
彌天地更萬世滔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雖海之鉅者庸
能不滿溢乎伯陽謂海為百谷固為王矣固善下矣然不
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猶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故朝
夕被海之澤者曰海之功也何以明之海涵虛東荒密邇
暘谷每日浴于淵而氣騰乎天由是蒸而潤者謂之露噓
而需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飄而散者謂之雪雨露
之生成雪霜之收藏是萬物朝夕被海之澤也明矣譬設
爨于釜蓋之以盎正則釜未沸而盎正已濡矣物之小者
猶爾况巨浸乎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或謂方
載萬里海在一隅豈海之澤能備于天下邪噫海既為王

矣則以五湖為五侯以九州為九伯以四瀆為四岳至于
池沱沼沚陂澤浦藪皆附庸也故五侯得以專其惠九伯
得以供其職各以其所屬土地分野而為雨露以生成之
為霜雪以收藏之斯亦上尊王室而旁市民利也誠所謂
有所納而必有所施者爾故古之王者厚往薄來以恩信
御天下不敢侮于鰥寡况諸侯乎故禹會塗山玉帛萬國
未聞禹之盈而覆滿而溢也蓋所納鮮而所施廣矣商受
積粟渭橋聚財鹿臺知所納而不知所施故盈而覆滿而
溢亦宜矣是知海不特以柔遠而為尊亦以惠物而能永
是以屯其膏者易象有悔竭其澤者詩人攸譏自秦郡天
下恩苦惠乾食民若蠶吞國若鯨六雄之鬼餒而不祀兆

民之首懸而不解漢用晁錯削奪諸侯親親之恩絕于上
憧憧之賦疲于下厚斂自足多藏取亡吁可惜哉以至天
道用違人心以離春露之不滋夏雨之不時秋霜之不令
冬雪之不正怨氣積而為驕陽謗言振而為迅雷餓膚散
而為飛蝗戰骨化而為暴電凶荒盜鏹良由是歟嗚呼人
君者大海也諸侯者江湖川澤也兆民者百穀草木也人
君善下則諸侯歸之國君利下則兆民戴之苟有所納而
無所出知其積而不知其施則諸侯叛兆民亂矣又焉能
長久乎如是則為天下者無于人鑒當于海鑒

拾簡牘遺事

秋鄭饑鄭伯使子產如宋乞糴宋亦辭以饑子產還舍于

葛

葛地

遇田父之私者召而與之語曰父老矣凶荒水旱

悉嘗之今茲國饑君使不佞如宋乞糴宋復以饑辭我句

以今計稔闕逾月之食國將若之何對曰吾農夫也皆嘗

計于家未嘗計于國子產曰願聞家之說對曰歲在陬觜

鄭已饑矣葛有公孫氏吾之婚姻也井田車賦非不佞也

嬰耄丁壯非不等也播植儲蓄非不同也然公孫氏之子

泰于惰者也食非甘弗食也衣非鮮弗衣也雖有終歲之

蓄不數月而廩已虛矣由是有老而擠于溝壑者壯而為

人傭賃者幼而斃于餓殍者吾是歲之不足也命僮隸之

可去者去之慶弔之可絕者絕之犬鷄羊豕可市者市之

丁壯之勞者精其食音以充之嬰耄之優者半其菽以供

之故卒歲而家無菜色焉是吾之計于家也國則吾不知噫吾又聞宋鄭耦國也今宋飢鄭亦饑矣唯儉者能存之合以吾之公孫氏為戒乎子產歸以告句鄭伯遂命貶饋膳節車服官掖之冗食者出之官吏之不急者廢之減廩馬之粟去坊集之截削聘會之儀寢宴享之禮是歲也鄭國饑而不困傳言農鄙之言不可棄也

諭交趾文

皇上之嗣位之五祀國家將取交趾歲貢賤臣王某謹頓首上言請為文以喻之曰夫中夏之于蠻貊猶人身之有四肢也運動伸縮隨諸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矣苟一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

和則必鍼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苦口而鍼砭破膚也蓋所損寡而所益多矣君天下者其猶是歟我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啓國在宋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王之位視蠻貊之病故一之二歲藥庸蜀餌湘潭三之四歲鍼廣越砭吳楚筋骸血脉渙然小康非王者神機睿略疇能至于此乎洎我后嗣守丕基躬覽庶政以為井汾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庸能治乎于是鍊仁義之藥餌修道德之鍼砭大瘳于并一進而愈九州四海既康且寧顧爾交州遠在天末實五服之外亦四肢之餘譬之于身猶一指爾雖一指有患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昏庸被我聲教爾其從乎况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炎漢

銅柱高標至于皇唐常曰內地唐末多難未遑區平今茲
聖朝 覆萬國太平之業亦既成矣封禪之禮將以修矣
俟爾至止康乎帝躬爾無向隅為我小恙俾我為絕蹠斷
節之計用屠爾國悔其焉追矧夫爾水生珠我沉于泉爾
巖孕金我捐于山非利爾之寶也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
民鼻飲我有酒食用革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
民鳥語我有詩書將教爾之禮也煌煌炎洲煙蒸霧煮我
飛堯雲灑爾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
風爾天星辰人謂不識我迴紫微使之拱極爾地魑魅人
懼其恠我鑄大鼎使之不害出爾島夷觀明堂辟雍乎脫
爾卉服視華袞山龍乎爾其來乎無速厥辜方將整其軍

徒戒其鉦鼓向化我其赦逆命我其伐惟向背吉凶在爾
審

弔稅人場文并序

峽口鎮多暴虎路人過而罹害者十有一二馬行役者目
其地曰稅人場言虎之搏人猶官之稅人因為文以弔之
其辭曰

虎之生兮亦稟亭毒文彩蔚以錦爛晴眸赫其電燭爪利
鋒起牙張雷轟巖乎爾游溪乎爾育匪隱霧以澤毛惟啞
人而嗜肉豺伴軀鄰林潛草伏嘯生習習之風視轉眈眈
之目 有霜徑晨征陰村暮宿爾必搏以療饑啗而充腹
骨委溝壑血膏林麓恨魄長往悲魂不復旅人無東海之

勇娶婦起太山之哭至使賈說商談飛川走陸職彼獸之
攸暴示斯場之所酷騎者為之鞭蹄車者為之膏軸鉞者
謂之發刃弧者謂之挾鏃來之者有備過之者在速鮮不
魄駭魂驚而神飜思復者哉於戲虎之搏人也止於充腸
官之稅人也幾於敗俗則有泉湧鹿臺之錢山積巨橋之
粟周幽厲之不卹漢柏靈之肆慾是皆收太半以充國用
日夷而禍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搏之以吏啗之在獄馬
不得而馳其蹄車不得而走其轂鉞在匣以誰引矢在弦
而莫屬斯場也大於六合斯虎也害於比屋雖有黃公之
力莫得而戮雖有卞莊之戟豈得而逐必在乎立道德而
為戟為刃張仁慈而為穿為機俾爾獸之馴擾見我場之
坦夷乃芟克蕪惡除澆滌漓帝道以之蕩蕩人心以之熙
熙自然來騶虞之仁獸返淳風兮庶幾

續戒火文

成公綏有戒火文似未盡其義因贖其辭以矯之

天垂象兮火曜斯備惟聖人兮則之而鑽燧俾回祿之所
掌設離宮之正位祝融以行令矣帝命而為紀就乎燥

虞校

亦燎原而熾踏之者死望有而滅
善乎味司離布政以救災
亦燎原而熾踏之者死望有而滅
世以彰德亦興災

而作沴始有問馬于魯既照燕于吳宮社鳥鳴以啁唧池

魚涸而秦陵則三月不息晉庫乃一夕而空焦光卧

室以炷勃麋竺還家而焰烘鮮不物逐炤落家隨燼紅孰

勇婆婦起太山之哭至使賈說商談飛川走陸職彼獸之
攸暴示斯場之所酷騎者為之鞭蹄車者為之膏軸鉞者
謂之發刃弧者謂之挾鏃來之者有備過之者在速鮮不
魄駭魂驚而神飜思復者哉於戲虎之搏人也止於充腸
官之稅人也幾於敗俗則有泉湧鹿臺之錢山積巨橋之
粟周幽厲之不卹漢柏靈之肆慾是皆收太半以充國用
日夷而禍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搏之以吏啗之在獄馬
不得而馳其蹄車不得而走其轂鉞在匣以誰引矢在弦
而莫屬斯場也大於六合斯虎也害於比屋雖有黃公之
力莫得而戮雖有卞莊之戟豈得而逐必在乎立道德而
為戟為刃張仁慈而為穿為機俾爾獸之馴擾見我場之
坦夷乃芟克難惡除澆滌漓帝道以之蕩蕩人心以之熙
熙自然來騶虞之仁獸返淳風兮庶幾

續戒火文

成公綏有戒火文似未盡其義因賡其辭以矯之

天垂象兮火曜斯備惟聖人兮則之而鑽燧俾回祿之所
掌設離宮之正位祝融以行令炎帝命而為紀就乎燥
苦乎味司燿布政以救疾燧人化食而興利既炎崗而滅
亦燎原而熾蹈之者死望之者畏雖濟世以彰德亦興災
而作沴始有問馬于魯廐照燕于吳宮社鳥鳴以啁唧池
魚涸而秦陵則三月不息晉庫乃一夕而空焦光卧
室以炷勃麋竺還家而焰烘鮮不物逐炤落家隨燼紅孰

展禳除之力孰施撲滅之功于是陳畚揭以在外設綆缶以居中或命酒以三嘏或用馬於四廊積水器以為禦表火道以遐通塗屈之戒斯設曲突之言是從正平徒惕惕以展力火正兢兢而貴躬濟帷濡幕以相待去藁徙芻而告喪我有斯命人誰不供斯亦失其本而得其終也殊不知室如燬者焚于民兵不戢者焚于身斯火也防之在德救之在仁省征賦之煙焰去侵伐之芻薪禮樂興而纒纒斯具刑政明而畚揭是陳如此則除害于六合防災于四隣又烏有煨燼萬國而煙煤兆人者哉然後劔無電以飛晉書不反而滅秦救綿山之直士免滎陽之烈臣鄙象燧以休設惡雉頭而必焚俾夫烽靜六海煙清四垠則為國為家者無忽於斯文

雙鸚志

鸚之為鳥惠而能言也人悉之矣故豪門右宗持金市之以為耳目之玩羅者于其利也必生致之以求善價或衣衿鮮翠喉苦鳴爽者往往邀千金之直癸未歲予策名輦下與同年觴于旗亭有置鸚而鬻者因評其直將市之俄有丐媪曳杖而來者熟視鸚而泣悲不自止余因詰之則曰媪少賤為某使之女奴惟飲食是掌侯家嘗養二鸚以金籠錮之置庭之左右廡下至于飲啄媪實主焉其一善言侯頗愛之其一終歲不能出一言侯則曰鸚之愛養于人以其能言爾不能言者是尸吾泉粒也不如釋之因

釋其不能言者由是善言者愛愈厚時嫗幼在侯家以賤
附貴温于身而不知衣之出飽于腹而不知食之自飯之
餘者雖椒桂之味必覆于地饌之善者雖膏粱之美或投
于穢而妾蓋婢隱侯莫得而知矣無何鸚竊窺之侯侯至
輒以實告而侯則答嫗嫗忿其讒于己也因夜盜啟籠拉
其頸而斃告以暴卒侯侯命座之洎侯得罪竄逐嫗以賤不
見殺放從于良將求其匹人則棄其老也將復于奴人則
忌其凶也流離民間以乞丐自給今之覩市鸚者思疇昔
之事嫗是以泣余因歎曰言雖俚事雖鄙可為君子之戒
也且夫鸚之不言非全身遠害乎鸚之能言非許以為直
之謂乎嫗之斃鸚非惡直醜正之謂乎且念古之小人居

大用者尸廟堂之位素鍾鼎之食人之言者豈特害其身
亦得赤其族又何啻嫗之斃鸚也是以志之

詛掠剩神文 并序

予隣有右族藏鏹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且必觴醪豆
哉以祭于庭且紙蚨繪駿以焚之烟氣至勃翳于予舍詢
其所祀則曰陰君命神掠民之美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
沒將得用矣吁予嘗稽祀典無是說此僅出巫覡之言爾
神果是邪遂為文云

氣之結也清其民濁其民氣之散也愚爾鬼賢爾神生則
上輔君而下活人沒則咎乎淫而祉乎仁苟反是者不臣
之臣不神之神夫何可云民不足神弗能福民有餘神奚

遷校序

神勞彼彼
人作何何
羅雲 雪手嘗不綠非
去池然淥醪饑親弗食
似音岳然芳肴紅葩碧卉
宅嘗不毛
羅雲 雪手嘗不綠非
去池然淥醪饑親弗食
似音岳然芳肴紅葩碧卉
宅嘗不毛

掠諸彼美者豪珠倉壁教貸十償百剝脂剔膏湯反弗飲
去池然淥醪饑親弗食似音岳然芳肴紅葩碧卉宅嘗不毛
羅雲 雪手嘗不綠非去池然淥醪饑親弗食似音岳然芳肴紅葩碧卉宅嘗不毛
之羨亦民之羨神苟掠之 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
宅環其堵門橫其木居有藜牀出無繡轂衣乎敗綈膳乎
脫粟耕而後食不慙乎豐年之穀學而後仕不媿乎有道
之祿唯穀唯祿是必享祖宗而養親族烏敢私蓄神何掠
哉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貴有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逸者處
逸苦者罹苦孰曰 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

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奚忍取神雖戾天又不
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神何掠
哉

單州城武縣行宮上梁文 太平興國九年

竊以七十二家管仲記升平之迹千八百處栢譚述紀錄
之文蓋以王者易姓之初必受命而改制天下太平之後
乃加厚而增高煥乎皇王之大猷倬彼古今之茂典粵自
唐風不競巢寇暴興伏莽之徒盡聞鷄而夜舞揭竿之士
思逐鹿以橫行皇綱於是絲棼黔首以之瓜割求小康之
不暇廢大禮以誠宜我 國家運應千齡化敷九有天人
克正虛危朗而宗廟安地寶方登河洛清而圖書出垂衣

掠諸彼羨者豪珠倉壁教貸十償百剝脂剔膏湯反弗飲
去池然淥醪饑親弗食音似岳然芳肴紅葩碧卉宅嘗不毛
羅雲 雪手嘗不繅非豪之羨乃民之羨神 掠之適為
神勞彼羨者貴附權挾位飲凍奪寒裝妖覆 刮饑偷饑
饜僕飫隸朱丹墜門且壯且麗芻粟盈廐孰種孰藝非貴
之羨亦民之羨神苟掠之 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
宅環其堵門橫其木居有藜牀出無繡轂衣乎敗綈膳乎
脫粟耕而後食不慙乎豐年之穀學而後仕不媿乎有道
之祿唯穀唯祿是必享祖宗而養親族烏敢私蓄神何掠
哉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貴有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逸者處
逸苦者罹苦孰曰 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
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奚忍取神雖戾天又不
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神何掠
哉

單州城武縣行宮上梁文 太平興國九年

竊以七十二家管仲記升平之迹千八百處栢譚述紀錄
之文蓋以王者易姓之初必受命而改制天下太平之後
乃加厚而增高煥乎皇王之大猷俾彼古今之茂典粵自
唐風不競巢寇暴興伏莽之徒盡聞鷄而夜舞揭竿之士
思逐鹿以橫行皇綱於是絲焚黔首以之瓜割求小康之
不暇廢大禮以誠宜我 國家運應千齡化敷九有天人
克正虛危朗而宗廟安地寶方登河洛清而圖書出垂衣

裳於堯殿走玉帛於塗山一戎而倒載干戈萬國而混同
文軌制禮作樂亦既表於成功降禪登封尚未行於舊典
望介丘而黯色見率土之翹心遂使百辟具僚和荒夷長
雜沓緇黃之衆龍鍾者又之人共傾葵藿之心來和鳳凰
之闕露封章而三進對旒冕以遷延同歌時邁之詩請展
告成之禮皇上俯從人欲上答天休鳴鸞特議於省方御
路聿修於行闕莫不務崇儉德屢降詔條圻墁剗剔之人
來從公府榱棟梁之用出自神州見萬乘之為心無一
人之勞力單州成武縣者城惟古戴地即梁丘左倚宓堂
子賤彈琴之日右鄰曹國文公觀脇之邦牧鴈之沼漾於
前停玉之丘亘其後澤通魯甸入哀公西狩之郊鄉號漢

泉 武帝東封之井地征人事可得略諸監修殿直孫公
貴連七里家門可繼於金張內品梁公位列黃門勢望
齊於冀石知縣邢州觀察推官崔公初筵曳履依王儉之
紅蓮百里字人憶陶潛之黃菊咸能戮力遂致僦功擇嘉
辰而先駕虹梁迎聖日而得開象闕莫之敢指無得而踰
爰陳善禱之文用壯非常之事兒郎偉

拋梁東東去金根御六龍祥雲未出叅天嶽喜氣先生見
日峰

拋梁西西來鳳蓋拂雲霓祈福不勞藏玉牒禮天須至用
金泥

拋梁南瘴海朱方化已覃願獻江茅藉鄣忝競誇西鯨與

東鵝

拋梁北榆塞黑山兵久息助祭歡呼郡邸中荷氈舞拊圓丘側

拋梁上瑞彩祥烟擁天仗丹鳳黃麟隨輦行萬歲三聲滿山響

拋梁下微雨輕風導仙駕巖前竒獸縱遊嬉山畔神光生晝夜

伏願拋梁之後我皇功格上帝恩流溥天邦家兮如松竹之茂子孫兮如瓜瓞之綿赫赫兮登三而邁五巍巍兮君聖而臣賢同北辰兮居大等南山兮不騫庶齊休於天地垂萬祀兮千年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九

論議

傳附

明夷九三爻象論

省試三傑佐漢孰優論

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

五福先後論

漢武帝用宦者典尚書議

烏先生傳

瘖髡傳

休糧道傳

明夷九三爻象論

經曰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處下體之上

土為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失其明以獲南狩得其大首也南

狩者發其明也既誅其王將正其民之迷也其日固以

久矣化宜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王去闇

正故曰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王去闇

疏云

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大首謂闇君明夷於南狩

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託狩而行至南而發其明也三

應於上六是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得其大首也故曰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既誅其主將正其

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故曰不可疾貞象曰

南狩之志乃大得者志欲除闇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

論曰夫明夷者文王之卦也非武王之象也獲紂首者武

王之事也非文王之時也故聖人觀九三之象言文王以

文明之盛當商紂至簡之世若南狩而發其明可獲大首

然以臣代君義不可速在乎貞正侯彼貫盈故曰明夷於

南狩獲其大首不可疾貞也是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猶率諸侯以事紂此其義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言

以九三之象觀之君遂發其明可以大得其志以其義不

可速故晦其明也若南狩發其明又獲大首則天下文明

矣安得謂之明夷乎而王輔嗣以為既誅其主將正其民

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何其誤也

案秦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孔安國注云周自虞芮

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

三年畢服觀兵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

示以弱文王未嘗伐紂安得言既誅其主邪武王繼父之志觀兵而退此不可疾貞之義明矣又案武成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又傳稱遷商頑民于維也何其化之速也安可謂民迷既久化宜以漸哉或曰九三象辭但云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不解不可疾貞何也對曰文王以文明之德晦明事紂不可疾貞之義于文易曉故象辭不繁述也然輔嗣注易極乎天人之際諸家莫之及也唯于此爻似有未盡孔穎達猶尊輔嗣從而疏之殊不知明夷之卦用晦之世也故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此豈誅其主而正其民歟且言以臣伐君雖有文王之明遇商紂之闇猶不可速况其下者哉故曰不可疾貞者亦聖人之微旨其可背乎

省試三傑佐漢孰優論 太平興國五年

夫百姓不能自治命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以佐之粵自有天地建國家歷代已來固非賢而不乂也在昔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猛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役五嶺之戎起阿房之宮坑儒學之徒惑神仙之事築城北塞鞭石東溟蒼生嗷嗷上訴求主天命高祖革秦之暴纂堯之緒斬蛇于大澤逐鹿于中原雲飛豐沛之間雷動崑函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之分崩乃生三傑以佐焉則有應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

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于三章收圖籍之書令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鄴侯為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公之書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為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如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為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奮布衣而取天下未為艱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為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為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歌傾之虞天闕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非天之道啟聖哲救黎元滅

亂秦殄強楚而興大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邪噫輔弼則同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有獲蓋指蹤在乎人矣如是則蕭張人之功也韓信犬之功也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蕭公受繫韓信受戮雖成功于前終貽感於後未若定儲君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于萬世者不為優哉

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 太平興國八年

昔仲尼以周道下衰儒風不競痛九疇之攸斁疾四維之不張位屈陪臣制作之功曷著地無尺土帝皇之業何施祖述堯舜之心憲章文武之道歷聘者七十國授教者三千徒于是設以四科垂之萬世以為立身者莫若德故德

行以首之則顏閔冉仲其人也表德者莫如言故言語次之則宰我子貢其人也化民者莫若政故政事又次之則冉有季路其人也經緯者莫若文故文學又次之則子游子夏其人也用能作萬古法為百王師使後之君天下者凡欲取士必先考德是以古者立鄉里之選采廉讓之名登于王庭貢之天府者斯之謂也設若以言語取士則不過善應對專議論及其失也則撻給縱橫辨說之流進矣以政事取士則不過守循良明法度及其失也則苛刻聚斂刀筆之徒用矣以文學取士則不過通古今明紀述及其失也則浮華巧艷諂諛之辭作矣是知修其德立其行者則言語政事文學可以兼而有也何以明之且先師曰吾

與回言終日其心如愚蓋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則回之言語可知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乎則使回從政又可知也又曰聞一以知十好學不倦拳拳服膺則回之文學亦可知也由此觀之德行之于人猶車之有輪舟之有楫不可斯湏而離也是以善取士者必能使師表一人富壽百姓其為言也垂于後其為政也利于時其為文也歸于理不離堅合異以侈其言不亂常變古以施其政不尋章摘句或騁其文赫乎功名與天地共盡則德行之効不亦章章乎方今酌古典行帝道執取士之柄致得人之昌文物聲明與古爭轡在乎厚德行而薄言語卑政事而賤文辭非經邦論道獻可替否者其言不取則言語得其

士矣非化人利俗致君壽民者其政不用則政事得其士矣非經天緯地通古達變者其文不貴則文學得其士矣然後四科之名總而歸乎德使天下三尺童子知吾君好德之心則取士之道其在茲乎

五福先後論

箕子陳五福以富壽為先好德在康寧之下將以教人而垂世蓋以德為首乎且稱洪範者世之模範也傳為格言貽我後代得誕其說乎夫貧富天壽人之定數天之常道盡人不能易之唯德可以好而修矣設以德冠五福之先獨虞後之人不務德而貪乎壽富矣况列之于下邪秦皇漢武惑神仙之事慕龜鶴之年加橫海之梁築望仙之觀

宋鈔

本作謂之大病

且夫國有德則昌失則亡人有德則立失則喪為國者為

人者可不務乎是知老而不死為賊淫人之富為殃聞道而不學謂之病見危而不死謂之偷生此四者又何福之云乎伯陽曰富貴於我如浮雲季氏富於周公彭祖壽于顏回亦不足取也由此而言德為先矣苟先乎德則使人舉目動趾蔑不資乎好德而壽富康寧考終列之于後

士矣非化人利俗致君壽民者其政不用則政事得其士矣非經天緯地通古達變者其文不貴則文學得其士矣然後四科之名總而歸乎德使天下三尺童子知吾君好德之心則取士之道其在茲乎

五福先後論

箕子陳五福以富壽為先好德在康寧之下將以教人而垂世盍以德為首乎且稱洪範者世之模範也傳為格言貽我後代得誕其說乎夫貧富夭壽人之定數天之常道盡人不能易之唯德可以好而修矣設以德冠五福之先獨虞後之人不務德而貪乎壽富矣况列之于下邪秦皇漢武惑神仙之事慕龜鶴之年加橫海之梁築望仙之觀

服食鍊氣棄國亡民以求于壽也雖得其壽可為福邪商辛夏桀積鉅橋之粟聚鹿臺之財行厚斂之風取多藏之禍杜絕道德蘊蓄貨財以求于富也雖得其富又可為富邪原憲黜妾心抱聖人之道而身病矣肯以康寧為福哉龍逢比干力諫亂主之朝而身死矣又肯以考終為福哉且夫國有德則昌失則亡人有德則立失則喪為國者為人者可不務乎是知老而不死為賊淫人之富為殃聞道而不學謂之病見危而不死謂之偷生此四者又何福之云乎伯陽曰富貴於我如浮雲季氏富於周公彭祖壽于顏回亦不足取也由此而言德為先矣苟先乎德則使人舉目動趾蔑不資乎好德而壽富康寧考終列之于後

可矣

漢武帝用官者典尚書議

武帝以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改用官者典尚書之官起于秦代漢因置之自高祖已來並用士人矣所以出納詔命通掌圖書擬玄象則謂之文昌考上古則謂之司會專席而坐華省以居服進賢之冠納言之幘拜則為之冊命薨則為之發哀居三獨座之尊當二千石之貴苟非明故事識舊典者得非尸祿而曠位乎武帝以遊宴之樂任閹豎之徒于是乎失正名矣書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且官得其人民受其賜非其人民罹其苦為國者可不慎乎况夫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李固謂之喉舌韋彪比以樞機可以不慎選其人乎且官者四星在帝座之側聖人法天而置之爾所以于宮掖之間備閤守之用持觴進膳而已今使之總領五曹挈提百揆專臺閣之任同冢宰之司不亦難矣哉亦猶授豹舄于跣夷遺龍章于裸裎也歷觀往古有國之君親比于官人者鮮不亂於邦家矣嗚呼黑貂絳服天閣禮闈漢之重秩也為官者有之可痛惜爾遂使姦倖求進摩肩于朝廷忠直偷安遁迹于林藪夫如是則百工三事能無亂轍者乎且恐後之有國者迹為故事因議以明之

烏先生傳

先生名光字耀卿蜀蠶叢之裔也徙家于亳叢之子堅而

宋抄

存生為作或風雨暴若不自交則賜

人曰先

有勇神農時參理機務著經緯之略故子孫緒于後世紛
散天下不一其族有朱紫丹青緇黃儒素者競出于世故
墨翟子見而悲之曰叢本純素何子孫染易之若是邪惟
先生立性踈閑抱黃白之事與漆園吏有膠固之分由是
名光始隱于陰山洞不接時事會人皇氏患衣冠禮容未
中于度詔賢者議之先生與內戚滕虛中褚浩然葉靜光
同日召見上深嘉歎命首冠焉釋褐拜烏臺御史因賜烏
氏且命將作大匠治先生之德故尉遲堅鮮卑略等寔左
右之由是角立于時每朝會燕享親賓聘接未始不以先
生有高尚之德天下黔首孰不願頂戴之易所謂首出庶
物者先生有之矣微先生吾其被髮左衽矣先生為性至
孝每聞人有喪則手足垂墮若不支詩曰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者先生之謂乎先生事上既久老將求退累上疏
乞體骨且恐妨後來賢路上未之許尋以直烈見踈遂然
其請先生乃退居壁州挂冠深隱虛心自樂遂終焉世謂
先生以尸解矣先生無子以族弟慕容生為嗣贊曰先生
始而隱者求其志也中而仕者行其道也終而退者遠其
害也伯陽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先生有矣夫

瘖髡傳

瘖髡者不知何許人也但見手盂頂笠丐食于九衢中而

有勇神農時參理機務著經緯之略故子孫緒于後世紛
散天下不一其族有朱紫丹青緇黃儒素者競出于世故
墨翟子見而悲之曰叢本純素何子孫染易之若是邪惟
先生立性踈閑抱黃白之事與漆園吏有膠固之分由是
名光始隱于陰山洞不接時事會人皇氏患衣冠禮容未
中于度詔賢者議之先生與內戚滕虛中褚浩然葉靜光
同日召見上深嘉歎命首冠焉釋褐拜烏臺御史因賜烏
氏且命將作大匠治先生之德故尉遲堅鮮卑略等寔左
右之由是角立于時每朝會燕享親賓聘接未始不以先
生為首或風雨暴至則賜碧油阜蓋以出夜則處上寢室
中伸足自若上命以衣覆之其愛重如此上嘗謂人曰先
生有高尚之德天下黔首孰不願頂戴之易所謂首出庶
物者先生有之矣微先生吾其被髮左衽矣先生為性至
孝每聞人有喪則手足垂墮若不 走詩曰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者先生之謂乎先生事上既久老將求退累上疏
乞體骨且恐妨後來賢路上未之許尋以直烈見踈遂然
其請先生乃退居壁州挂冠深隱虛心自樂遂終焉世謂
先生以尸解矣先生無子以族弟慕容生為嗣贊曰先生
始而隱者求其志也中而仕者行其道也終而退者遠其
害也伯陽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先生有矣夫

瘖髡傳

瘖髡者不知何許人也但見手盂頂笠丐食于九衢中而

掌牌

復悔其言故法號俗氏皆莫得而聞也夫天府之大藪若
累百髡之可者有鑿窟為牌肩像以勸眾者有城階
影亦抄存

者芒張然券千萬其說率欲蠹人而利己也是髡獨默焉
無辭止求一錢之惠一飯之費不言利福吁可異哉或謂
是髡不語而持行者隨而禮之或謂果瘡而真病者憫而
施之或謂善言而為詐者從而謗之髡且不易世未知其
持行邪果瘡邪為詐邪太原生曰瘡之時義大矣哉且髡
果持行乃髡中之矯世者禮之宜矣果病瘡亦髡中之無
告者哀之又宜矣果為詐一錢一食之費無大過矣與夫
崇冠高車揚揚君門覩國非政失則詐瘡而不語者得不

為斯髡之罪人乎

休糧道士傳

人有服古之儒服者眾目之曰道士其人又從而稱之復
能不食累月一裘穿結數十年矣隆冬之日無寒色鼻氣
如虹面光如童雖披裘擁爐而酣酒者神色未如也姓氏
鄉里人莫得而知焉或師之以求却粒之術則曰非子之
所宜學也非吾之所樂也蓋不得已為衣食為民天何可
休也但有用於時則可食矣是以君子運其智有功德及
于人也然後食之小人運其力有利益及于世也然後食
之吾既不仕則無功德矣又不為農工商賈則無利益矣
苟竊其食則人之蠹矣吾是以弗食故曰非吾之所樂也

復悔其言故法號俗氏皆莫得而聞也夫天府之大蘭若
累百髡之丐者有馨爐鳴螺 牌肩像以動衆者有城階
瓴廡丹楹朱楠以為題者有飯僧供佛金容碧貌以為目
者芒張絲焚千萬其說率欲蠹人而利己也是髡獨默焉
無辭止求一錢之惠一飯之費不言利福吁可異哉或謂
是髡不語而持行者隨而禮之或謂果瘖而真病者憫而
施之或謂善言而為詐者從而謗之髡且不易世未知其
持行邪果瘖邪為詐邪太原生曰瘖之時義大矣哉且髡
果持行乃髡中之矯世者禮之宜矣果病瘖亦髡中之無
告者哀之又宜矣果為詐一錢一食之費無大過矣與夫
崇冠高車揚揚君門覩國非政失則詐瘖而不語者得不
為斯髡之罪人乎

休糧道士傳

人有服古之儒服者衆目之曰道士其人又從而稱之復
能不食累月一裘穿結數十年矣隆冬之日無寒色鼻氣
如虹面光如童雖披裘擁爐而酣酒者神色未如也姓氏
鄉里人莫得而知焉或師之以求却粒之術則曰非子之
所宜學也非吾之所樂也蓋不得已為衆食為民天何可
休也但有用於時則可食矣是以君子運其智有功德及
于人也然後食之小人運其力有利益及于世也然後食
之吾既不仕則無功德矣又不為農工商賈則無利益矣
苟竊其食則人之蠹矣吾是以弗食故曰非吾之所樂也

蓋不得已焉今子士大夫也有聖賢之道布在方冊可
學之以求仕乎苟遭時得君則天下之人受子之賜也雖千
鐘萬錢不為媿爾沒世之後又血食焉何粒之却邪若反
是道而求仕苟利乎親族妻子亦人之大蠹也不如捨名
位而獨善其身則吾之術可授也子其擇之或聞之曰隱
者也故作傳以示于後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

箴讚頌

端拱箴

平陽公主斷

刻石為丘行恭讚

杜伏威傳讚

李白寫真讚

潘閻詠潮圖讚

柳贊善寫真讚

北狄來朝頌

續酒德頌

端拱箴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錄為君實難惟辟
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
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箴誠惟艱斥君
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亦何患臣或盡忠
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
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
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
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
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錫御服
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梁有肉

影宋

本不作勿謂

強兵

一食之用千人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不節須知府庫聚民
膏血勿謂兵征伐不患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
我勿謂怒而刑喜而賞怒利不正枉屈人命

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
為其師友小臣闔官執中沃盥干識政事于何不亂豎刁
易牙所以敗其邦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己信而用之斯為
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
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
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
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

端拱箴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錄為君實難惟辟
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
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箴誠惟艱斥君
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亦何患臣或盡忠
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
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
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
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
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錫御服
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梁有肉

一食之用千人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不節須知府庫聚民
膏血勿謂兵征伐不患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
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由己勿因喜而行罰雖在
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惑濫虧損天鑒怒刑不正枉屈人命
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
為其師友小臣闈官執中沃盥干識政事于何不亂豎刁
易牙所以敗其邦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己信而用之斯為
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
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期
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
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

邊塵禦之以道踈而勿親計口授田蕪并何有是謂仁政
及 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惠于無告父天
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裡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政體用傷罔或施紊國經
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
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
君或行之是亦非艱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
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庸庸祗祗
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平陽公主讚 并序

禮男子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謂其有四方之

志爾詩則云乃生女子載弄之瓦夫如是則男女之職區

以別矣然周之十亂有婦人焉余觀文母之下修蘋藻之

禮組訓之言者申明法令策勳特賞太常具儀武臣之列

平陽實為內應身無正臣分昔家見英雄于是悅隨寇盜

以之胥會復能申明法 禁止侵漁人心大歸兵勢大振

卒見削平多壘底定京師策勳 賞於軍功封邑固殊於

地主以至生叅佐命死列功臣酬矢石之勞如鼓吹之樂

禮官考謚大常 儀比夫乘金根之車賜綠綬之服者何

貴邪爰閱舊史英風凜然叙而費之以旌懿範贊曰

於鏢高祖 生貴主內持柔順外奮英武隋室之亂人罹

世則有之
篤生貴主

邊塵禦之以道踈而勿親計口授田蕪并何有是謂仁政
及 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惠于無告父天
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裡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一舉一動戒其驕矜固或明察政體用傷罔或施紊國經
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
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
君或行之是亦非艱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
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乎覆車在眼庸庸祗祗
兢兢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平陽公主讚 并序

禮男子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謂其有四方之

志爾詩則云乃生女子載弄之瓦夫如是則男女之職區
以別矣然周之十亂有婦人焉余觀文母之下修蘋藻之
禮組紉之事者世則有 及其立命世之勲與武臣之列
者未之見也稽諸史傳平陽公主之謂乎高祖方舉義旗
平陽實為內應募集武臣分散家財英雄于是悅隨寇盜
以之胥會復能申明法 禁止侵漁人心大歸兵勢大振
卒見削平多壘底定京師策勲 賞於軍功封邑固殊於
地主以至生叅佐命死列功臣酬矢石之勞如鼓吹之樂
禮官考謚大常 儀比夫乘金根之車賜綠綬之服者何
貴邪爰閱舊史英風凜然叙而費之以旌懿範贊曰
於鏢高祖 生貴主內持柔順外奮英武隋室之亂人罹

其苦太原之兵以義而舉公起于外主應乎內僮隸悅隨
寇盜胥會我有財業分濟貧乏禁止侵掠正吾兵法我有
脂澤弃而不飾躬親金鼓張吾兵力天下尅定功叅佐命
生有名位葬加鼓吹人曰有光我亦無愧女子之事曰工
曰容我以戰代人胡我同婦人之貴從夫從子我以翊戴
人胡我比運應千年功叅十亂賢妃何頌列女何傳式昭
英風叙而為贊

刻石為立行恭讚

并序

聖人創經綸之業起草昧之時雲雷方興屯難必作乃有
忠果武勇之士以救之遠徵諸漢則舞陽出鴻門之厄脫
高祖綴旒之危近徵諸唐則行恭援北邙之律免太宗累

卵之禍忠勇同貫一何偉歟于時世充向隅為深溝高壘
之計文皇入敵立摧鋒陷陣之功無何諸騎限于長堤御
馬中于流矢行恭乃下馬拔箭徒行格人力衛乘輿直出
行陣大呼雷吼長及雪飛觀者為之骨寒向者為之草靡
奮匹夫之命輕若鴻毛救萬乘之尊急于虎口論功受賞
我無愧焉貞觀中思念功臣追琢貞石具人馬之狀立陵
闕之前以勸後人垂之不朽豈比夫金鎔范蠡事主見譏
於鮮終寶裝德林思賢徒留其虛語者哉再揚英槩賡以
贊云

赫赫丘公有勇有忠勇則排難忠惟匪躬洛陽之壁既高
既崇狂賊未下肆暴憑克北邙之陣載羅載籠聖人輕進

陷陣摧鋒飛矢中馬從雲失龍致命何人壯哉行恭大呼
如雷徒行若風揚又却敵拔箭成功孰為崑山柱天不傾
孰為長戈捧日在中策勲勸能受賞增封患難之際我無
苟免理平之世我惟令終青史之上人誰我同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思之不見刻以貞石確乎英姿貞爾神色由之
有勇寡之多力不得其死實有慙德石也雖堅有陷有溺
贊以旌之垂于無極

杜伏威傳讚 并序

日之于天也猶君之于月也及其夜則群星熾焉大明生
東群象無敢出則為天且譴之而陷之為石矣民之戴
君也其由是歟故書云庶民惟星爾君之明也則耕田

鑿井鼓腹于晦隴間資山澤之利輸黍稷之稅熙熙焉不
知帝力君之昏也則揭竿脫耒攘臂於草莽中聚豺狼之
徒僭王公之號怙怙焉竊弄神器然而識上玄之命垂沒
世之名者蓋鮮矣哉在昔隋運將終皇綱自紊萬乘恣江
都之幸六師困遼海之征唐公義旗奄宅京邑李密僭號
竊據洛倉由是世克建德黑闥武周之輩狐唱梟和蝟芒
而來肉視蒼生幅裂赤縣改元僭位者不下數十人其餘
稱公侯者蓋不可勝計其間蘊興亡之先見知曆數之所
歸委身事君以取富貴善終垂裕赫乎功名者杜公一人
而已始其併海潮之兵止勞緩頰梟破陣之首易於返掌
陷宋顛於大澤辱陳稜為老嫗盡有江車之地半傾天下

之勢一何壯哉復能上表于越王尊帝室也聽命于太宗
識天時也破汪華于宣歙獻子通于京師蓋其義也然後
捨百萬之師扶九五之位預宗政之屬籍居師保之重地
俯仰北面盡臣子之心蓋其賢也且其委雄誕之兵權知
人之謂也拒化及於封爵耻惡之謂也雖見累于公祐豈
不密也哉故天用文皇以雪之俾夫輔翊之功與唐共盡
不其偉哉吁自李密而下亂者殆乎百人皆暴用強兵力
抗天道卒至斷首領膏楛鑽千古之後謂之狂賊迴望我
公何其遼哉唐史傳公之名在蕭銑之下褒貶之義恐為
未然因贊以旌之其辭曰

噫嘻有隋其政下衰中原亂離乃有唐德亂者不息是曰
狂賊杜公知變獨有先見委身北面初據江東為英為雄
如虎嘯風終歸帝里為臣為子如魚得水唯皇賞酬貴居
王侯與唐同休余尋信史善惡同貫是以復贊

李太白真讚并序

予嘗讀謫仙傳具得其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
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微達其旨頌而諷
以救時也僻而奧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
仙之容可太息矣恨不得生于天寶間與謫仙挈書秉毫
私願畢矣有時沐肌濯髮齋心整衣屏妻孥清枕簟馨鑪
以祝拂榻而寐意者求告夢而覘仙姿也虔潔逾月禱之
弗徵噫凡目無分而覘之邪仙容無靈而察之邪人欲方

切天從忽來丁丑中泚倅高平趙公即故相之子也既莅
厥職因而造焉公暇之間語及皇唐文士予以謫仙為首
稱云得其真出以相示予乃彈冠拭目拜而窺之宿素志
心於是併遂觀乎謫仙之形態秀姿清融融春露曉濯金
莖謫仙之格骨寒氣直冷冷碧江下浸秋石仙眸半瞑醉
魄初乘海底驪龍眠濤枕浪仙袂狂飄霓裳任斜松巔皓
鶴宿月棲霞龍竹自携烏紗不整異貌無匹華姿若生真
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者也亦既適願能無述乎且夫
畫充國之形頌而美德寫曼倩之質讚以紀功矧我謫仙
之文行哉遂為讚曰

仙之來兮峨眉扁

曳素衣兮遊紫庭

仙之去兮騎長鯨

拂霞袖兮歸滄溟

雲濤雪浪圍蓬瀛

是誰仙筆留其形

國風缺敗誰繼聲

空有鶴態高亭亭

潘閻詠潮圖讚

并序

賈閻仙以奪卷之忤謫于長沙李洞鑄其像以師之孟浩
然以上書之句弃于襄陽王維圖其形以觀之故能使窮
辱之士彌光風雅之道不墜清氣未盡奇人繼生處士潘
閻得之矣處士總角之歲天興詩性故親族駭其語焉弱
冠之年世有詩名故賢英服其才焉今內翰廣平宋公白
贈詩云宋朝歸聖主潘閻是詩人其見許也如是處士自
序吟詩云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

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詩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
聲多又哭高舍人 詩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
撰碑又寄張詠詩云莫嗟黑鬢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
又臨江亭詩云醉卧豈能妨鷺雀狂吟爭不動魚龍寒苦
清竒多此類也然趣尚自遠交遊不辟松無俗姿鶴有仙
格脫屣場屋恥原夫之流棲心雲泉有終焉之計言念吳
越跨江而來錢塘會稽賣藥自給因賦浙江觀濤之什稱
為冠絕今太子中舍李公允以春宮之臣被墨綬之貶好
竒尚異有古人風乃出輕綃微彩毫 彼詩景懸為句圖
飛翰走僮以越茂苑且曰若得吳縣序之長洲讚之可垂
於不朽矣會予卧病不果疾 之日復出圖以閱之誦詩

以味之乃知處士之句絕唱也李公之畫好事也羅君
之序樂善也援毫讚之以卒予志辭曰

天生潘閭

以詩為名

賣藥澤國

吟潮海城

風引鶴領

霜號猿聲

天地借意

鬼神以驚

聞之心駭

誦之骨清

盧肇之賦

但述虛盈

光庭之論

徒日縱橫

何如一章

窮萬古情

中舍李公

爰徵畫工

自象外

寫于圖中

吟態伊何

昂頭指空

寒沙暮島

望月孤鴻

吟聲伊何

含水咽風

秋山虛谷

噴霜曉鐘

筆精墨妙

幽致何窮

凌煙有閣

甘泉有宮

欲圖厥象

必待其功

此詩克成

與勳比崇

霜縑一開 清風四來 展矣君子 芳塵遠哉
我藏此圖 攜于上都 朝端人間 其能捨諸
吳山未泐 浙江未枯 湯湯潮聲 與詩名俱

柳諫議寫真讚

河東柳宜開寶末以江南偽官歸闕于後吏隱者二十年
年五十有八矣堂有母思見其面而不得歸浮圖神秀為
寫其真使其弟持還以慰倚門之望又從予乞贊

好君好道 氣形于貌 鶴瘦非病 松寒不槁
赤紱熒煌 白鬚華皜 秀師援毫 寫于霜縑
杜口慎微 虚心養浩 寄獻高堂 足慰親老

北狄來朝頌并序

隴首雲闊河隍路窮青塚鎮野黑山駕空爰有醜虜聚乎
其中言語衣服不與華同食血茹毛寧識珍之味荷旗
披毳安知五服之儀不緝絲麻以羽皮而禦寒凍不修刈
穫以射獵而為耕耘春無花夏有飛雪沙平萬里冰固
千尋征鴻叫雲戰馬嘶月其地不可以耕而食其民不可
以畜而臣由是古之王者外而不內疎而不親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何者約則貪賂而見欺攻則勞師而招寇故朝
朔不加其國政教不及其人來則撫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信所謂天限南北而絕內外者矣苟非聖人生至道著又安
肯伏膺稽顙而自至于天闕邪請陳往古之得失表我朝
之昌盛不亦可乎在昔周宣之世也獫狁侵削動手封疆

乃命將以安邊俾出師而尅敵雖兵如貔虎不盡勦除而虜者蚊虻止在驅逐觀釁以動畫境而還虛我則讎方用徂征之義勝之不武故無樂戰之心所謂周得中策者矣漢武之伐也匈奴暴強犯我邊鄙於是選良將出銳兵勞苦干戈深入沙漠師嘆老流矢告窮雖多尅獲之功亦有恥辱之事及乎李卿降地永為敗績之人明妃去時終有和親之議所謂漢得下策者矣始皇之世也胡虜侵凌亂于邦國遂命致遠戎築長城萬里亘天千雉截漢雷杵轟野雲蔽空掘泉則戰血迸流壘土則枯骸與積人力告匱邦基已傾底走中原見漢朝之將霸虵橫土澤知嬴氏之湏亡所謂秦無策者矣新莽之徒固不足徵得上策

者在 我聖朝乎主上神武膺命至道育物謂國之難治設禮樂刑罰以正之謂民之難制布道德仁義以化之國以之而秦民以之而蘇然後治戈矛議征伐取庸蜀下湘潭平交廣歸吳越師如時雨人解倒懸伏至仁而伐不仁孟覆去無道而就有道兆民子來遂使朔易之方戎狄之衆有見機之義生嚮化之心行事大之儀陳任土之貢離越沙漠舞蹈藁街遠逐鴻賓豁唐虞之日月至同蟻慕觀華夏之車書 主上思欲來遠人安小國接之以禮示之以德使觀乎明堂辟雍重簷複廟則穹廬毳幕之人識制度矣使對乎冕旒之貴華衮之榮則被髮裸壤之徒見服章矣使食乎太牢之味巨鬯之酒則膾肉酪漿之衆登

享讌矣使聽乎鈞天之樂治世之音則胡笳羌笛之方聞
韶濩矣而後歌詠皇風沐浴天澤如登春臺如躋壽域游
游熙熙樂不知斃夫如是則周宣漢武乃我朝之粃糠
也臣旅寓帝里榮觀國光覩左袂之徒咸歸德化歌垂衣
之主難寢頌聲雖未刊它山紀國休而不盡耶抽鄙思詠
王化之無疆亦所以褒讚成功游揚德業舞抃之外謹獻
頌曰

天輔有德	民懷有仁	上玄眷命	為天下君
暴亂反正	澆薄歸淳	拔奇夷難	邁德振民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涵之若海	澤之如春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始修文德	人之未臻

終講武功	以討弗賓	乃下庸蜀	來其遠人
復取湘潭	問諸水濱	次定交廣	朝于紫宸
終平吳越	絕乎妖塵	伊彼匈奴	見機而作
思拜休明	遠出沙漠	紫殿歡呼	藁街抃躍
脫毳委羶	勞以王爵	棄笛捐笳	聽乎韶樂
結戀闕廷	永忘部落	自服唐虞	寧湏衛霍
賓禮遐陬	邇安遠柔	蓋歸道德	靡懼戈矛
隴水休咽	邊雲罷愁	戰征思弭	封禪將修
可紀岱岳	宜登介丘	鯁儒獻頌	永孚千秋

續酒德頌并序

詩有六義焉頌居其一也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

德之形容告于神明者也觀乎伯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
大人先生放蕩為辭似未知酒德之故乃賡而頌之夫天
有酒星地有酒泉聖人之法天地而為酒先用之以祭神
祇次用之以享賓客然後勞來眾士寵錫有功中其禮者
酒之德也是故堯設禘樽使至若^者盡飯^飯禹疏儀狄恐國以
酒亡此天子之德也句踐投醪士卒皆醉文侯受錫征伐
自專此諸侯之德也傳說應命為麴蘖之用管仲棄酒陳
諷諭之辭此卿士之德也斯乃載在前籍垂之後昆操庖
執觚幕天席地者不得與焉至于堯舜十鍾孔子百觚亦
無所取也梁蕭既重浮華之文忘禮法之度列于王褒陸
機之間不其失邪必以銜盃漱醪提壺挈榼稱之為德則

之大者也及乎亡桀紂敗羲和蔑不由於斯
之云乎頌曰

明君 先成其民 薄以賦飲 勗之耕耘

稼穡蒸蒸 三時既豐 九穀斯芬

致力于神 正辭以告 于以奠之

麴蘖必時 神乃享矣 百祿攸宜

殘民好兵 疆場未保 干戈未平

太倉不盈 人有菜色 野無歌聲

鳥用神明 若作酒醴 酌彼金罍

上天降災 神乃怨矣 萬事隳哉

馨非黍稷 飲無沉湎 道乃昭格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聖